



XIANHONGDEJUNQI

鮮紅的軍旗





鮮紅的軍旗

肅人民出版社

鲜 红 的 军 旗

〔散文集〕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8年6月第1版 197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书号：10096·139 定价：0.34元

目 录

井冈山高情又长·····	傅金城 (1)
松明灯辉映吕梁·····	田旭平 (16)
灿烂的星光·····	徐光明 (25)
刻在心上的丰碑·····	俞萌任 (36)
红旗十月满天飞·····	纪 梁 (48)
每当唱起洪湖歌·····	王兰玲 张俊彪 (61)
草地格桑红·····	蒋常贵 李先元 (73)
打钢仗的人·····	汪泾洋 (88)
铁拳歌·····	严 肃 (100)

从延安飞起·····	鲁 克(109)
军号声·····	曹永安(120)
戈壁晨曲·····	卢振国(128)
八路鞋·····	邹廷霞(140)
慈母泉·····	景 风(152)
连心曲·····	洪 波 世 隆(165)
沙海航标·····	李 兵(176)



井冈山高情又长

傅金城

汽车疾驰在韶（山）井（冈山）公路上。湿润的晨风略带凉意，透过开着的车窗，吹得人心旷神怡。驶入永新县境不久，连绵不断的丘陵代替了一望无际的川地，象群般的冈峦在汽车的前后左右移动。越走山越多，愈行山愈高，莫不是井冈山到了？

是的，这里已是井冈山地区的门户，但离腹

地尚远，就象要走进一座深深的院落，必先要经过一个长长的门道那样。一路上早已听惯的汽车喇叭声，此刻，也似乎变了腔调，频频地表达着我们的心音，向英雄的井冈山致敬！

心急更盼车生翅。车也确实象飞一样——时而穿入云海，时而钻出雾团，掠过簇簇树影，带起呼呼风声。放眼眺望，万千气象，奔来眼底，直教我思潮奔涌，浮想联翩：山路逶迤，哪一条是毛主席初上井冈的登山之路？清溪纵横，哪一条洗过红军战士的征尘？万绿丛中的点点红，是烂漫山花竞放，还是丰硕甘美的野果丛生？威震中外的五大哨口，在哪一座山岭的背后，在哪一朵云彩的下面？我的心在激烈地跳荡，我庆幸自己有如此幸福的机会来瞻仰革命的摇篮，而且行期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由英明领袖华主席接班的今天。

山谷中，阵阵松涛入耳；视野内，片片竹阵过目。眼看日影已经西斜，忽然，汽车在长鸣声中转出一个山嘴，山势豁然开朗，高天之下，现出一块盆地。盆地上，方方正正的水田棋盘格

似的齐整；高高大大的楼房，俨然是山中之山，峰上之峰；一丛丛绿树掩映之下，间或有老式青灰色瓦房的屋顶突出；林荫道上，各种机动车辆川流不息……汽车沿着坡路下行，好象飞机在滑翔，不一会就停落在五百里井冈的中心——茨坪。

下了汽车，我急不可待地径直奔向茨坪的南山麓。只见一排木栅，象忠诚的哨兵们肩靠着肩，膀挨着膀，环卫着一幢房舍。房门右侧，立有一块红漆木牌，上写“毛泽东同志旧居”七个大字，令人肃然起敬。房前有个长方形的水池，盈满了一汪澄彻碧透的清水。望着粼粼波纹，我想，这应是当年千万来访者的喜泪聚成！而今天洒进去的，却是儿女们充满怀念之情的哀思泪！毛主席呵，您老人家的旧居就在眼前：和风清扫门前路，细雨洒洗阶上石，房门开着，案头笔砚齐备，等待着您再次使用。您老人家几时若能从长眠中醒转过来，再上井冈山，该有多好啊！

投影在如镜的水面，冥想了一阵，我庄严地擦去腮边泪，整好身上衣，缓步走进旧居门。大

概是受过人间太阳长期照耀的缘故吧，旧居四壁生辉，十分明亮。房间的陈设简朴：一条桌，一只凳，一张床，一盏灯。灯碗里的灯芯分明留着点燃过的痕迹，依稀散发出清香的桐油味，仿佛昨夜还在亮。昨夜呵，是祖国露重霜浓的寒夜，是人民翘首企盼的子夜，是风雨如磐的长夜，是革命雷电突起的前夜。毛主席就着灯火，先后在茅坪的八角楼和茨坪的这间平房里，挥笔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不朽的雄文，欢呼这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第一块工农武装根据地，盛赞这一片在白色政权包围下顶天立地的红色区域，领导红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力排林彪等机会主义者散布的毒雾妖风，用枪杆子保卫边界的红旗始终不倒。不管更深露寒，无论霜降雪飘，毛主席都身穿单薄的军装，裹毯当衣，呵手取暖，灯油熬干再添满，灯捻燃尽重新换，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当我们手抚毛主席用过的遗物，追溯逝去的峥嵘岁月，缅怀导师的辉煌功绩时，即使倒悬天河做泪泉，也难表达无限深情于万一呵！

出旧居，大约走上几十步，就到了红军军械处。几间低矮的普通民房，打通墙壁连成一体。当门，摆着一盘洪炉，一只风箱，几把大锤，几柄长钳。木架上，放置着一些大刀片、长矛头、钢枪和土炮之类的军械。可以设想：昔日红军中的能工巧匠，在这里破枷生火，铸镰为矛，仇恨在炉火中燃烧，智慧在铁砧上闪光，每日每时，歌声、锤声、风箱声不绝于耳。住得很近的毛主席定然听得清楚。这声音，该是毛主席最爱听的音乐之一吧？它有着革命的节奏，战斗的旋律，胜利的音响，正义的感情，时至今日，这声音在毛主席著作的字里行间依然清晰可闻。呵，井冈炉火，你冶炼的何止是百般兵器，万件刀枪？分明是武装革命的精神，人民战争的瑰宝呵！

军械处留连忘返，不觉已到暮色苍茫之时。我信步向远处的一个高地走去，但见石阶两侧，松成行，柏列队。登上高处，借着清淡的月辉，在巍峨高耸的方形碑上，井冈山烈士纪念碑的字样明晰可辨。透过满天繁星、万家灯火，我似乎觉得，经受过毛主席心血滋润和烈士鲜血浇灌的

井冈山土地，每一颗土粒都在眼前跳动，通红透亮；没来井冈山之前就曾听说的那些英雄事迹，每一件都在心头闪耀，放彩发光。小井村原有一所红军医院，百余名伤病员在一次战斗中来不及撤退，不幸落入了敌人的魔掌。敌人狞笑着问：

“谁要活命？只要声明脱离红军就行！”英雄们用惊雷爆发之前的静默作回答。敌人为了诱降，不得不把条件“降低”：“想回家的，就向东走！”话音刚落，一个无比壮烈的场面出现在心惊胆颤的白匪面前：英雄们借长风扬浩气，以林涛伴悲歌，誓死与反动派做最后的斗争。轻伤员们搀扶着重伤员，能走的就走，不能走的就象在战场上匍匐前进般地爬行，大家一齐向西，没有一个朝东的！敌人慌到了极处，怕到了顶点，马上凶相毕露，集体枪杀了这批无法使之屈服的红军伤病员……这就是毛主席的战士人民的兵！这就是红军的队伍井冈山的人！头颅慷慨为党献，英风浩荡万古存！烈士的理想和宏愿，全部贯注在毛主席的遗志之中，将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得到实现。

哎呀——

打支山歌过横排，

大小五井鲜花开……

车向大井开，歌声飞出怀。大井，是五井（大、小、上、中、下）的首要之处，是我们神往多年的革命圣地。

在大井村的毛主席旧居门前，有一块人人景慕，过目难忘的石头，它用铁链保护着，供中外访问者瞻仰。这块石头，大致呈圆形，露出地面尺余，直径约一米。它的模样平凡普通，经历却奇特伟大。毛主席住在大井村时，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为了节约少有的灯油，常在户外办公，因为露天比起室内，清晨亮得早，黄昏黑得晚。坐在这块石头上，毛主席早上借晨曦，晚上对夕照，为领导中国革命而含辛茹苦地工作。多少军机大事在石上决定，多少马列经典在石上披读，多少光辉文献在石上写就，多少调查研究在石上进行！久而久之，井冈山的军民记牢了坐在石上的巨人身影，也熟悉了这块幸福地为领袖当桌做椅的磐石。一九二九年一月，毛主席率领红军主

力东征，向赣南、闽西挺进，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这时，蒋介石调集了湘、粤、赣三省的反动军队，进犯井冈山。白匪军以还乡团卷土重来的疯狂，落水狗上岸咬人的凶残，狂吠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法西斯口号，霎时，腥风遍地刮，血雨漫山下。英雄的大井石首当其冲，经受了严峻的血与火的考验。气急败坏的匪徒们尽管煞费苦心，却难动磐石半毫分：大锤砸不烂，铁锹挖不动，弹打不碎，刀劈不开，火焚不毁……在无可奈何之下，便对毛主席住过的房子放起一把火，烧掉了房梁屋草。房后长着两棵常青树，一棵叫海罗杉，一棵叫凿树，这一次也被弥天大火烧得枝枯叶焦，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色厉内荏的敌人滚走了，可是，磐石带着一身伤痕顽强地守在原地，岿然不动；剩下的一堵烧糊的断墙，犹如巴黎公社的社员墙一样，凛然屹立；那两棵几乎烧成木炭的英雄树，大概由于沐浴过毛泽东思想的雨露阳光吧，全国解放以后，竟又奇迹般地发芽泛绿，舒枝展叶，重新长成了郁郁葱葱的擎天

大树！仰望这干高、根深、枝繁、叶茂的英雄树，就仿佛看见：高空滚滚压下的寒流，它敢顶敢碰；山外呼呼卷来的风暴，它常经常迎；四季根不离土，终年叶片朝阳，永远不改那充满朝气的革命本色；时刻保持着昂首向上的进取精神；天天壮，年年强，老而不衰，长而不止。这样的树，多象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呀！这些老同志，有和常青树相似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经历，有与常青树相仿的可敬可佩的战斗情怀，有跟常青树相象的可亲可爱的革命风貌。他们为党创立的辉煌业绩，使巍巍井冈为之生辉。也许，他们曾眼涌热泪奔向蓉市桥头，目睹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会师时两双巨手紧相握的珍贵历史镜头；也许，他们在红叶欲燃的枫树坪上，参加过著名的三湾改编；也许，他们亲临酃县水口，聆听过毛委员关于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教导；也许，他们手持刻有“革命成功万岁”、“农民协会万岁”的梭镖，踏着茅坪河的涛声，为在八角楼上挑灯工作的毛委员站岗放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血染杜鹃，汗浇兰花，脚穿草鞋走遍

了井冈的每一处山水。后来，又跟随毛主席万里长征，南征北战，立下累累战功。在党的事业中，他们横可做梁，竖能当柱，排起来是任何顽敌都无法逾越的栅栏！因此，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他们只能是螳臂挡车螳臂断，蚍蜉撼树蚍蜉亡！大井的常青树，今朝仍然紧紧地依偎着毛主席旧居而昂首挺立着；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如凌霜青松、傲雪红梅般地牢牢扎根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精心地采集了几片大井常青树的树叶，夹进日记本，让它那伟岸的英姿深深刻印心头……

为了更详尽地领略战地风光，我步行到黄洋界去。今天，我才真正理解了“云山雾海”一词所展示的奇妙境界。翻滚着的云团，重峦叠嶂似地堆在一起，并不时地变幻着千奇百怪的形状，而浓雾则大海汪洋般地深不可测，忽而泛起白蒙蒙的水汽拂面飘过，忽而扯开湿漉漉的纱幔凌空悬挂；有时，它似乎故意显露一个山头，让远客知道自己正行进在云端高路上；有时，它又若隐若现地透出前面险峻的山影，激励人们进行新的

登攀。峰回路转处，我开始留意到那间或出现的才收割过的早稻田或金花尚未开尽、硕果已经遍地的南瓜地。地埂上，点种的茄子秧又肥又大，煞是喜人。我不由得吟唱起一首抄录的红军歌谣来：

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味道香，
餐餐吃得精打光。

干稻草来软又黄，
金丝被儿盖身上，
不怕北风和大雪，
暖暖和和入梦乡。

当年的井冈山，是个“人口不满两千，产粮不足万担”的穷苦之地。毛主席率领红军上山以后，一面与强敌搏斗，一面同困难鏖战。从军长到战士，每日只有五分的油、盐、柴、菜钱，而且还要从中节余少量的“伙食尾子”作为零花。到了严冰封住山溪，大雪压断竹枝的寒冬腊月，每个红军战士只有两套单衣御寒，晚上常常钻进

稻草堆里取暖。艰苦的生活条件非但没有动摇无产者的信仰，反倒砥砺了共产党人的斗志。上面那首短歌就是红军战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

行走之间，黄洋界保卫战的旧址已遥遥在望。可是半山坡上，一棵拔地而起、冲天直上的大树却吸引了我们的视线。至树下，从解说牌上得知，这就是那株毛主席歇过凉的名扬四海的榲树。仰看树高百尺，伸臂干粗合抱，阔叶密密麻麻，仿佛雨水都难以滴过。可能是立意保护这株有着重大纪念意义的百年古榲吧，公路到此处特地打了个弯子。在过去战争年代里，红军战士从宁冈县挑粮上井冈山，黄洋界是必经之路。井冈之险，莫过于黄洋界，万丈陡壁不可攀，只有一道石梯凌空悬。空手上山好比攀云登天，肩挑粮担上山更是难于揽月摘星了！可是有毛主席引路，有朱老总带头，什么样的险路踏不平，什么样的难关过不去？！每当敬爱的毛委员挑粮路过，总要坐在这棵浓荫覆地的榲树下稍事休息。在榲树的年轮之中，一定凝聚着最美好的记